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茅簷集卷五

明 魏學洵 撰

雜著 二

曹允大稿序

我意中有人焉眉目軒朗意氣豪上一往之致疑將絕
塵橫奔而出而其人方沉深好易與物委蛇有用世之
思焉斯何人哉吾黨不再思必躍然鼓掌謂曹允大其

人也夫魚腸之劍三十化而為虎干將莫邪化而為龍
奇怪洵不可逆揣然埋地四丈餘光焰干天石函既發
是夕反隱此其故何也將無藏逾下者光逾上與易三
百八十四爻大氏藏之意居多而允大湛志於茲多挾
昔賢所未竟其發舒于文心玄古快取人格格喉間數
十年者一朝吐出雖古人飲酒數升恐明亮不能過也
然奇氣凌厲一世精悍之色仍自灼爍楮墨間故我嘗
戲語允大子自好易耳欲使子擁皋比集年少日微言

終其身必不肯也欲使子挾數冊治篋籩桶且賣醬於市尤必不能子若為張丞相弟子必願入後堂飲食簪珥雜繞筦絃鏗鏘為樂而必不願與彭司空同見便坐講論卦義日宴賜食以一卮酒相對然則不可一世之槩究將終不可藏而微於楮墨間露奇此亦未發之石函也全稿久畱余篋茲稍歸一二以公之四方四方有人勿徒以南昌土拭之

錢彥林香樹林文序

辦天下之務存乎大力爾矣識逾學逾亮量逾學逾廓
獨氣力之猛鷲孱弱壹如色身強怯不可以學而爭昔
殷浩宛然謝安石也遇桓宣武則一挫不復振非氣力
實出桓下哉新亭之會或至倒手板而安石從容諧笑
目如無人豈非氣力實在桓上耶新亭可以折一人則
淝水可以折百萬折一人如蘭夫子折百萬如寇平仲
譬之文字然局勢與筆法雖殊氣力則一而已力苟不
逮則雖以王逸少瞻言百里之識而陳力就列訖自宕

功名之外故嘗槩論江左有絕世之力而衡出之者桓
宣武也王大將軍其伍也有絕世之力而恬運之者謝
安石也王茂弘其伍也識高天下而力不足以達託諸
簡淡者王逸少也劉尹其伍也力不克為當世雄而好
競焉以困則殷揚州也庾元規其伍也案伍索之遠溯
隱桓近暨昭代以問學之到通經濟者十亡二三馮氣
力之優成功名者十率八九才之不可彊蓋若此人苦
不自知妄生夢想然時有奈何之歎私察儕偶亦鮮其

人淺而索之文章一道亦復孱弱多猛鷲寡也嗟乎大力固若是艱與道場巾馭乘右軍派也數語我曰錢彥林盡掃後鏘之習使人快心第在以恬持之蓋庶幾哉猛鷲之儔也而墨瀦微墮亦動思辟易千人操觚家咸惴之夫今人隔昔人遠矣然各有伍伍分之後貉粵萬里崔返未定徑徑堪危我尚無以定我之所之也其能定當世士哉若問肄業所及則讀香樹林文者彷彿見昔雄走馬舞槊時吾蚤有以服其勇矣

易曦侯居業序

余偶入禾城寓古剎燈且舉矣聞旁舍有南音僧以楚人告須臾笑聲誦入門若將有故人夜訪焉亟相逆恍然若素所暱者而姓字格格不能吐叩之則黃岡易曦侯也嘻三年前曹楨父曾寄語曦侯之為人而晤羲侯反在楨父前不大異邪一時踴躍不快遇新知而快遇舊交徐縱談文章風氣曦侯夷然薄輕巧之習謂尺水興波易萬里無波難余心領之夫曦侯文汪濊滔湯固

夙信其能萬里也而習聞楚之風剽以悍或將有千里
江陵之勢發其藏則率皆湛深凝毅獨以逆而奇夫文
賤順貴逆非徒數行內入一二側調之為逆也又非徒
尺幅中首尾掉撥能蜿蜒夭矯之為逆也心洶洶欲奔
諸筆筆洶洶欲奔諸紙巨力者逆挽而進兩息交屏萬
響都寂當此之時心徑寸爾窅然入萬丈之底逆而勝
如百神之遇神禹畱徙惟命或不及勝而決以出則沸
然成盪天之湍不過洶洶時一加鼓鑄爾而文之奇乃

百倍豪傑所以重忍力也且不見玉局之賦濫灑堆者
乎勃乎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夫洶洶傾注時方
將驕騁以往而忽焉遇巨力之控制是亦文心之濫灑
堆也雖然江陵順流之奇尚未得一縱觀焉奚濫灑之
知請舉狎見者為曦侯徵頊赴禾城從武水掛帆而西
也舟子踞船尾嘯呼余卧船底閒想之風一也何權遜
而帆疾益風行空中舟頗不相及高為之帆以逆之風
怒而舟遂駛人見其駛也以為帆之乘勝而長驅不知

乃風之辟易而疾走也處極順之勢究竟得力于此微
之逆者蓋如此余不諳江道焉知千里之奔流非亦抑
鬱後之得志也哉嗟嗟尺水之才誰堪語此其幸為我
質楨父海內同調貴相知心奚必盡須頰而識之雖謂
見曦侯即見楨父可也且曦侯示我以遊艸而使我升
居業則雖謂余與曦侯輩日相集而策脩辭之業亦可
矣

易有功稿序

有功頃從鹽官來亦曾觀海潮乎潮之來也奔者如馬
立者如山沸者如百萬之驕兵坂坂乎孤城之若塊也
而及其去也咄嗟之間坐見滄海無寸水水之靈怪蓋
若此嗟乎文章亦然天下之字散布于胷中而能者撮
之為句天下之句散布于胷中而能者會之為理天下
之理散布于胷中而能者挾其飛行之氣以出入于楮
與墨之間汨汨乎其來也洶洶乎其壯也瀟瀟乎其不
可禦也漭漭乎不知幾千萬里也從而想見蛟龍焉從

而想見吞舟之鱗馬從而想見金銀宮闕馬從而想見
隋之珠和之璧珍奇寶藏灼爍騰光怪者馬自行自止
自來自去宛然豪傑踞將相之位舒卷惟意而作者莫
測其所以然一日氣窒識如故法如故辭藻如故而筆
墨艱澁踳踳不得展縱有精思存焉亦且如尋丈之魚
偃蹇橫躡于乾砂涸礫中騰躍無策此則智勇俱困之
秋也而作者亦莫測其所以然殆實有鬼神使之能者
寤厥所繇夫迺為專氣之守罔頽放于無事之晷罔消

散于得意之會適適焉聽吾息之疾徐而偕之寢處昌
谷云一泓海水杯中瀉青蓮云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
瀉入曾懷間奇景躍出蕩于目而沸于指終屹弗動然
後真氣來徃不至飄忽而難期聖人出東海不揚波此
則退藏于密者之使鬼神也曩余弁曦侯稿微逗私指
語焉不詳讀有公文愴如望洋焉竊驚怖其言之無極
也于其行也申以叩之

錢仲芳晚香堂稿序

我今日而始得一畏友曰錢仲芳仲芳余髫時侶也筆
壘角逐文心日奇然心腕狎熟兩相視為吳下蒙頂從
天雄歸談寇平仲韓稚圭兩公往事沸然志經世焉已
出其晚香堂新構精奇偉碩鉅響驚人然我蚤億其能
驚人勿驚也徐語及身心性命蘄盡泊衆嗜以決銳於
其所欲徃使我憤涕欲雪愧汗如雨十年來頑同石獅
此夕頓覺疼熱嗟乎士生當世而傲焉自命千古之文
人持懦耳非傲也士所應為止此哉唐宜之近蘭余云

文章之妙是凡能事餘事世間自寶重此事要不過數
十年文彩耳學道之緣則又不在此今仲芳慧習偶寄
文字中因從墨光見奇假令辦菜公之鐵骨與魏公之
鐵膽而挾之以經營四方暇問此驚人之響也邪又不
然掀揭影事隨緣卷舒且向殘書刺本中循一字半字
以入忽一日相視微笑徐取所謂晚香堂稿者碎而煨
山家之茅魁紙盡火傳小焰青紫我亦取我之茅簷稿
續焉爾時豈有戀乎嘻此百年前嚼木語也微仲芳我

誰與味此

夏侶龐靜影齋艸序

侶龐有冷癖非興至不浪墮一墨潘大類五日一水十日一石者會興盡隨復棄去散亂几上下或存首失尾或存尾失首任蝸涎旋其間予每見輒拾焉篇什殊不可數數得也而吾黨問文心誰慧不得不以此事推侶龐吾嘗論文猶影也物各一形而更得光明旁映之則分身現而變態生題無定相貌之以文人之慧心則奇

幻出焉且觀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燈光昱乎晝夜隨物
形一俯一仰影有不偕之徃者乎然而影之脩短纖鉅
恍惚變換未始一一與形肖也然而形之變則以此盡
東坡汎潁詩云忽然動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為百東坡
頃刻復在茲形一也水則幻作多影焉漢高帝入咸陽
獲方鏡人直來視之影輒倒現形一也鏡則幻作倒影
焉天下之物孰有幻于影者哉是故善畫者亦徃徃不
貌形貌影形似者洵不敵寫影之盡變也侶龐想有別

徑筆有別調條旬旬隱隱挾萬騎奔突條飄飄在孤雲
深塢間條幽艷如花前麗人忽忽多恨條又如老衲一
瓢一塵道心玄澹隨境所入以侶龐之巧心映之以侶
龐之巧手畫馬無涯而不奇竊笑彼還筆還墨者不然
一出靈巧殆回顧見影而驚以為木魅者也唉彼惡知
文人有慧業乎

曹允大臨塲義序

允大歸自杭以臨塲義屬余序魏子曰允大之售以文

也文不若允大弗售也然則天下偕允大而售者盡允大也我不信也允大之售尤以其臨場之文也文不若允大臨場之文弗售也然則戊午之允大迥不逮辛酉之允大也允大亦不信也隨侯照乘也久矣時至乃鬻喃喃焉先衆喙以佞人將無固與杜甫云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為尊夫豪傑之士目營九州衡門下苦無以自寄其卓犖之槩于是姑就肄業所及神而明之冀以熟運其智慧而緣與習澗不覺羈鞅于其中罷精神送時

日未嘗不恨江郎之筆不如陶家之甕也以允大英姿
勃發蚤當雷响電擊灼爍宇宙間而浪費其力于翰墨
場者越十年是沒也亦唯疾去焉之為娛其徒以此轢
天下士哉雖然允大售士自此且大譟矣有怖其橫行
于文者有闢其苦心于文者怖焉者曰歛山欲野犇突
非常闖焉者曰鼓行金止部伍故在于是牢騷者出而
嘆曰允大故竒于文者也闌中好平故臨場稍夷或從
而反之則又曰是不然允大故竒于文者也闌中好竒

故臨場益奇我恐允大無鬼谷之術未必用押闔干之
乎間而事後占望者且人人自以為文中之許負也

叔无咎稿序

子瞻好諧謔此子瞻一病也乃自詡嬉笑怒罵可錄而
誦而末世纖士爭趨之彼所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者
杳不可復得而牙頰之慧乃特熾大抵亡慮皆尖巧偏
仄矣小慧飛迸願亦時一解焉然譬如米顛奇石嵌空
玲瓏不過袖中玩也東海之濱秦丘萬仞秦皇帝懸車

東馬崎嶇暴風雨中而跛牧羊于其上豈不更奇壯耶
且士之大其識也慧想欲茁寶而懷之當使如指李之
叟在母腹七十餘年凡世目之所驚怖與胸所淳淳焉
欲跳喉舌之外者疾睨之若無睹也夫以絕世之解尚
將以深深之息柔之曾屑鬪牙頰之智哉雖然我將彊
使尖巧偏仄者舍其習而遊于寬彼實不能蓋鍼之銳
銳也刺指指殷借刃焉斫防風氏之脛則廢然走耳夫
士也似性實格之及周觀天下何天下號工文者半若

儔也則又似有風會焉元夫子曰今之作者煩雜過多
歌兒舞女且相喜愛今天下實類此矣當吾世而有人
焉偉其幹鼓其氣昌揚其詞以力追盛明博大之風而
又不為頑砂莽磧詒嵌空玲瓏者口實是之謂大觀其
在吾叔乎其在吾叔乎

蔣去華稿序

往予客蓮墅也同業者為蔣若滋去華兄弟及當湖周
石僧石僧好劇刺日暮舉燭光煜煜短紙上高吟甚苦

若滋擁膝枯坐時彥所斂獵滿索者悉屏去須字字如
牟尼珠故其索之也亦艱予謂去華曰文章快境要當
令盪胃生層雲耳何夏夏自因為每拈題竟輒相攜遊
舍後之圃少選予索筆墨甚急去華方尚羊薔薇架間
弗顧也呼之迫則揮袂疾書峰峰相接波波相續澗合
宋人雨翻榆莢風轉柳花之句退而議者未嘗不心惛
以為此犀利才也比幽情別駐則永日留花間者容有
之以故一時目去華有懶癖而予特以筆墨狼藉為二

三子所誚邇來予稍覺寤不復擲日月于句字間舊學
漸墮私自笑子敬尚懶懶于子敬者更何如矣及問同
社爭奇近誰雄長則唯有最懶之去華為獨酣噫嘻吾
蓋蚤知之謝康樂如初日芙蓉此固以天勝者而鬪捷
反後顏步兵特自眈池塘夢耳彼才庸可量哉獨念意
識之轉疑進疑退一似各有候焉而弗可以彊為我勤
子怠我怠子勤尚未知兩家之說誰短長也請寄問高

吟與枯坐者

錢爾斐冰雪文序

憶爾斐髮初燥也英毅特甚不數年歸禪悅神采泠然
私怪虎子勢忽焉安往昨歲作浙忠詠詠兩浙遜國諸
臣又和仲芳短歌十章弔殉遠將士忼慨悲壯冷鬚眉
忽然怒張吾讀之喜而不寐邇又見其擬陳政事萬餘
言有痛哭無太息精力磅礴非若賈長沙前銳而未稍
漫每客造余余輒挽其裾而朗誦焉日三四周覺黃河
萬里汨汨奔吾喉舌間也隨詒書云天下豪傑無多人

一二翹然露鍔者不轉盼便以重擔加其項耳爾斐勉
乎哉迺者偶索得小題秬一編自題曰冰雪文竟有似
東野避俗自攜者夫昌黎奇東野善鳴而眉山深憎之
憎其寒也爾斐惡乎寒縱曰離奇天矯不合世蹊俗見
之當大驚俗則避爾斐耳爾斐誰避哉爾斐不可以無
說而處此也請為子實之古豪傑大有為于天下者未
有不得力于高寒者也豪傑妙用在智而古人之以四
德匹四時也智獨居冬冬之候水剛雪皜萬物固藏而

作易者獨以此為天地用智之時可見聰穎才辨爛若
春葩而不復存冰雪凝凍之意者皆智薄之徵也且天
下莫奇于用智而冬之德偏言貞又可見不奇不足以
言智不正不可以用奇而苟負正性其人斷未有不具
寒骨者也古大豪傑雖身居將相噴焰燎原而凜然之
色常使妖穢俗艷不得侵豈非萬壑堅冰十巖積雪固
自有晶瑩朗徹于焦腑之間者哉論至此則所謂冰雪
文者覺剡剡然寒光射人矣

陳似木白雲軒文序

似木僅十七耳而有大成之風每與我言未嘗不祇畏
焉論賦毅然戴楚蜀蹂齊梁論文毅然輕秦漢軒歐蘇
論道術毅然帝鄒魯夷老釋宗程朱孽陸王下上千載
進退萬家守繩者必崇諧俗者必黜至夫李氏邪說袁
氏綺語織士之所狂騁涵溺于其中者直洪水猛獸距
之其為經義也昂昂若千里之駒堂堂若大將之師視
織士之妍容巧舌直賤優也才與識若此奚患不千古

而標格過峻意稜稜若秋霜會當以朝曦煦之私嘗與
言曰我中佞而外峭病與爾同是用拾格言爾詒爾殆
意我為日利也夫天之畸也畀一長者匹一病人之矯
之也病則弗去而先去其所長我臨岐涂而踟躕蓋已
久矣夙習陡發猝若干將之不可揣相嚮同病者我爾
又依然誰昔也已我病無隕爾長我爾當奚從焉語云
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我聞
近古有純人其偕爾則大程乎苟真此文莫我猶人也

文莫爾猶我也

陳則梁稿序

庚申秋讀則梁易屑為之序冬讀菴園集八區得縱觀
其全然燭諦想未嘗不誠詫其奇也辛酉冬寄我韋先
生傳尤奇絕視元美傳次梗中郎傳文長不翅軼之急
索數十帙分餉同好而則梁靳勿予頗用為恚乃者過
茅簷示我命者笛再得縱觀其全則瓌喬倍曩昔焉因
戲則梁曰子繆負奇僻爾應世藝毋得猶人則梁徐揆

近稿投余隋若亡齒清若亡淖比其龍從淳興也則若
八紘八殞八澤之雲足以雨九州而和中土嗟乎若則
梁者真欲以此道圖後凋者也昔蘇子瞻語舒煥云歐
陽公天人也意天之生斯人甚難非且休息千百年未
易復生斯人余懦人也意遂信之直願與造物者相恬
無事矣而世乃有強項如則梁者乎中央帝七竅儻與
忽鑿之殆盡而則梁持削睨其旁不休一似必欲鑿之
使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又出八萬四千清淨寶目者

海濱生若人吾竊憂造物休息未有期也

卓珂月稿序

黃帝曰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兵莫憖于志矣夫老子曰
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其有憂患也夫操刀者刀處前
鍛處後前刀黃帝之術也後鍛老子之術也刀鍛無兩
柯黃老有兩術哉過用其銳以戕物物必反戕之不通
于陰符而刃是操申韓所以愁血指也卓珂月負奇性
自稱其文有刀劍之氣驟讀之刺畫峻峭洵有類刑名

家者比其精言握固雖陰符及五千言不能過又不覺
肅然却立驚其智深而勇沉而愛珂月者猶以恣筆詆
訶橫口凌轢為珂月憂夫酒入舌出舌出身失古人痛
以為誠而善默者反用沉醉六十日自全詆訶凌轢惡
知非古人所以不臧否人物者哉雖然竊嘗有窺焉師
尚父八十年藏身似老子而會朝一戰似黃帝計當年
雄姿悍魄視七十萬衆如拉朽而敬勝數語又何其小
心翼翼也大几才智搏擊之會奇鎗迸射莫可逆制而

一柔之以小心則自平當此之時徑寸內亦自覺有兵
氣銷為日月光者刀劍將可得邪古禮有之進戈者前
其鎛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鍤夫以利器為天下殺機
之所聚而雍容出之則禮樂宛然矣又何事前刃後鍤
者之多械也噫此古今才智之所聽熒也敬就智深勇
沉者商之

支小白新語序

予讀唐人詩嘆前後作者交相困前人之困類剝笋力

去數層僅足攻膚殼而佳境乃在後後人之困類披沙
先至者捷攫精鏐以去而後特崎嶇瓦礫間拾賸寶自
雄開元大家獨踞前後之會而奪其勝翻意之夷者使
沉翻詞之木者使粲翻格之滯者使動沉矣粲矣且動
矣更誰翻哉止留一尖脆僻嶮之徑以遺後而後起者
亦寧尖脆寧僻嶮而斷不肯為初盛優孟于是代之
風氣遂日遷而不窮姚合選唐詩黜去李杜蓋亦英雄
無可奈何之策乎舉子執至成弘始振訖隆萬駸駸盛

唐敵矣余戲謂少陵尚未出安得盛有敢盛隆萬者舉
巨觥浮之然讀小白新語翻剝殆盡縱令醉供奉左安
石右諸葛浣花叟持稷契而來亦無隙覓片席地殆又
文徑之極變也夫天下風氣隨才士轉倘自此混沌遂
死恐小白輩不得不任其舉矣

顧孔昭耦花居稿序

夫風流蘊藉必讓晉人晉人不知也知晉人晉人十萬
里遠矣以彼超然邁往之姿中有獨到而意之所適率

爾神會蓋自有其人存焉不在態度間也余每入人書
室見案頭置世說一部几硯楚楚咳唾作態兩袂間時
出香氣對之輒欲嘔噫嘻風流之厄至此哉吾友孔昭
神思閒寂與物無迕怯怯若不勝羅綺而中實淵著其
為文殆不名一家而間出小題義供客徃徃儵然玄澹
具丘壑之致人若文髣髴有江左風夫子長著書五十
二萬六千五百言而偶一傳滑稽暫爾遂足槩名山之
副哉况狀貌如婦人好女者其袖中乃有百二十斤鐵

惟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世人見孔昭恂恂或僅以清雅相目而讀耦花草者又未嘗縱觀篋中之藏萬一取而供之殘花劣石間又以兩袂之餘氛拂之孔昭不大厄乎余故力言其中之所存見風流不墜自與貌晉容者十萬里也

壬戌廿房選序

每歲房書行世安仁與太冲交出而士徧以其目為之郵良亦甚苦予患弗能給僅閱一二名選畢輒聽友

人持去終弗閱全帙蓋非徒病懶也學道者當刺自愛
護慎勿多見凡劣以長鄙夷一世之心故予之于文也
鮮所涉多所欽同社中號予為不苛頃陳發交有壬戌
之選誤以淘汰之責分責予篇什既繁厭憎易起安仁
不數過也太冲則紛然至焉大槩十不得存一而參閱
時復互汰其所未汰是以所存益稀友人有詰予者謂
子故非苛于文者也盍以寬佐之噫獨不聞劉夢得之
論文者乎文士各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

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予念斯言未嘗不
悚然正襟而坐也文無論工拙要期于有光光既外射
更當決邪正焉彼耿耿然騰一隙之焰者小明耳譬之
長夏星流曾不及實地成石惡足比數若夫詭裔自恣
光焰足以馘一世而弗協于正此乃所謂欃雲如牛槍
雲如馬者也直思鸞鳥號落之肯令張芒角半因嘆豪
傑之有正焰者千古來不可十百數文章之有正焰者
千古來亦不可十百數又何況三年然則茲選也世容

有病其寬者予故非苛于文者也

五朝文畧序

士人習緣之深孰有深于制義者哉聚兩京十三省之
豪傑晝夜角逐其內而謂百世後隻字不得傳吾不信
也然自洪武迄今倖存者不過遊戲不經意之小題義
而至于析理之文尤豪傑之所專心致志于其中者反
習焉不工工焉不傳是誠曷故焉蓋小題義得縱其材
武而入于理則束且窮達攸繫雖高奇者未免衡世法

于胸中此念不淨則種種氛壘皆得而侵之技之所以不得工也工矣片語膾炙萬衆爭拾之天下但見雷同之衆而不復知作始之藉等夷視之矣此其不傳一高材捷足之士吸取精意別傳新藻出之天下更以後出者為膾炙而以原本為餒餘棄之猶委蛻也此其不傳二一人豎義萬衆爭出其智以求勝縱復峻函之固必舉而翻之再翻之後雖新操脈者亦得以糟粕笑前人此其不傳三始而剽襲繼而脫化終而披剝前人已無

餘地矣而又或有庸譎無志者于他人披剝殆盡之日
依然剽襲如初于是託厲交集併作始者亦蒙惡聲焉
雖欲以隻字存得乎此其不傳四獨楊貞復閱數十年
猶新然宦稿耳蹊不合于墨且禪邪也理又不合于儒
故偶乘剽襲之所不到以大其年豈文之正哉許敬菴
鄧定宇諸公皆淵然邃于理而乏才鋒學人罕習之才
鋒敏妙許鍾斗一人而已而淺于理苦心士不盡服也
唯湯霍林得許石城風度高其幟以來天下而天下翕

然宗之至今末流濫觴不可戶曉論題神者謂題神不在實字在虛字又不在虛字在無字處似也宗湯者遂至低聲下氣以無骨為有度無味為有養舉聖賢精深切實之理士人光明灑濯之氣悉以柔曼銷之此其弊在減題中之所有論題脈者謂某字根某字某句根某句某節根某節相題者須如子之顧母似也宗湯者必併顧母之母夫母之母猶近也併路人非母者而母之有一人不以非母為母則坐之辟曰法脈舛繆其煩也

不啻如商鞅之刑棄灰其酷也不啻如商紂之設炮烙此其弊在贅題中之所無若此者固自以為深于聖諦者也其於聖諦乃若此意者彼亦自有獨創之奇而衆特剽襲焉脫化焉披剝焉又剽襲焉以至于此與曰非也始出時天下羣而譁之非譁其奇也譁其凡耳而不逞才不使氣其說最與無才氣者便凡平時囁嚅瑣尾不得揚眉瞬目于人前者一旦位置豪傑之上以故類多而地日尊雖豪傑負才氣者亦俛從之此無非無

刺之文所以盈天下也萬厯末士始爭自震厲而桎梏
乍脫或至決藩於是則有嗜古者好琢似子似經之辭
以為奧而不必衆之解中之安欺人者亦不免為人窺
又有佻達者以靈變自憙譬如輕俊子弟有諧謔而無
莊語有疾趨而無雅步端士弗之欽也至于蹈厲者相
競為北鄙之聲則憂時者已愀然如洛中杜鵑矣以故
數年來壇坫蠶起而文家牛耳終羣睨而無所歸意必
挾至奇之才鋒挾至正之名理奇足奪質正之氣正足

折質奇之心仕後人爭為剽襲爭為脫化爭為披剝而
精微獨到之處終有剽襲脫化披剝之所不能盡則遂
將以後人無可誰何者獨垂于大塊之間使後世讀之
者莫不欣然解頤適然會心快然擊節曰異哉經史子
典集之外別有奇文焉在此庶幾哉不差一代之業乎
而吾未有所宗也徒慨然嘆習緣之難破而已矣偶選
嘉靖以來文妄致其喋喋云

制義自序

家夫子之教余文也曰從理路而入脫理障而出以故
析理自娛余垂髫時已津津焉性極浮動目有所觸神
輒躍躍欲颺去而一坐蒲團萬籟無響雖迄今無一獲
乎然竊謂甘苦備嘗之矣每思路初入如獨行空山苔
徑幽寂衣袂間時聞芳氣又如舞雩春風三三兩兩又
如蘭亭好會蕭蕭散散若有意若無意得趣特深蓋爾
時揣摩之念毫不入於胸故徃徃有雋永之味焉甲寅
年始入闈場相務為聲色砌之湊之修之削之種種俱

墮苦海乙卯後始憤然願為天下雄戊午膽氣差王手
腕漸熟庶幾乎運斤成風胃吞雲夢澤筆湧若耶溪時
時有焉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時時有焉
一拳打碎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時時有焉然有太
白之跋扈飛揚而少子美之沉鬱頓挫其氣徃徃噴薄
激射而不可遏出以質友人友人有時解頰有時擊節
又有時瞠目直視由此觀之今文可喜者固多可愕者
更不少也廣東知非和尚戒余云子勿使善氣善氣惡

氣兩者並行世間無有差別余因思生平跳盪之氣先
伏于心而徐發于文又將徧現于容貌顏色辭氣之間
此必非快然自放而已其螫必將有所中思之不覺汗
浹且氣安有能籠罩當世者哉曹操挾鷙毒之性握生
殺之柄一時豪傑各懷蹈虎尾之懼而禰衡毒詆怒罵
恣其馮陵其膽氣誠有大過人者而李白無取焉曰魏
武營八極蟻觀一禰衡及白之氣使高力士於殿上也
乘醉落筆旁若無人自以為一世之雄豪而玄宗又目

為酸子可見氣之不足以動天下若此是故一往無前
之氣必抑之使沉夷之使平分毫無異于庸人然後可
以荷天下之事而不償况文士尤浮蕩而不根者哉且
吾嘗游杭之山矣初涉山麓湖光千頃迤邐而上西湖
忽浮樹杪間又數武忽覩浙江之濤又數武見東南無
際汨汨焉若黃塵漲天者蓋海天接也俯視西湖不翅
溝澮同行者踴躍叫絕謂生平壯觀仰看松梢日輪可
捧而袖也反而問山僧曰頃所登嶺何名僧曰無嶺也

曰高甚矣何謂非嶺僧笑曰樵徑耳同行者相與爽然
若夫可見文士嘒嘒自以為氣高天下者皆認樵徑為
峻嶺者也當世不少智人下瞰文士渺乎甚少咆哮者
如蛙怒叫號者如蚊鳴雄奇者如家鷄稱霸于羣雛之
中而余乃傲然弗顧謂胸次之磊落鋒鋌之銳利遽可
自張其焰而弗思調劑于中和不亦陋乎余今而後將
空其中以受當世之藥石脫理障而出仍復從理路而
入庶足以破樵徑之小觀而鋤衡白之頑骨矣嘻此豈

易言哉此豈易言哉已未孟夏命老蒼頭錄舊稿百餘篇而書此為序

送錢彥林序

彥林吳人也有燕趙風平居慷慨論人物小不快毛髮盡立以此臧否古人多矣古人不知也以臧否今人今人乃大恨夫彥林豈苛于人者交游有一善未嘗不津津道之其意直欲徧告諸當世之人或弗應則斷斷然與之辯其好揚人善若此然至其詆訶人也亦復痛發

無餘辭雖素見譽者莫不人人自危也嗟乎目前之人
畏子敬子者多矣愛子者幾人哉屬者尊人出讞三輔
獄報命還朝彥林將其家以北當與燕趙之士游窺其
囊則詩若古文辭凡臧否古人者皆在焉試從耳熱之
後按節而歌之以求友燕市中豈盡如目前之人不相
亮者哉然我嘗與北歸者言矣問有俠而隱于屠者乎
曰無有也問有歌風擊筑其儔乎曰無有也所見士大
夫率深謹寡言頂與踵恒相接如是爾矣然則以彥林

遊其間又安能甚諧也邪慎之哉吾憂其申申而詈子也子長年二十徧遊江淮而文益奇子適如其年歸囊之富必有百倍于今時者吾將試其臧否古人者何如也

贈孫癡序

六七年前曾遇一癡人蓬頭穿窮袴果腹而脩髯性嗜酒口中多作不可解之語一發輒奇中人邀之相或瞠目直視竟日不肯對或逢人道上則又傾倒言之間發

人陰事為市兒所答罵笑弗與較叩其姓名不答固叩
之則詭曰我沈雨脩也因共目為沈癡沈癡云今年來
忽詭而孫衣冠舉止稍易向年狂態而奇中處益絕倒
頃相遇錢監軍坐手大盃灌塞上葡萄酒喉間汨汨作
江濤聲縱橫諧笑髯張如戟令徧相戲下蒼頭鮮首肯
者再聞天雄健兒亦慨然發無人之歎意勃勃欲封狼
居胥也於是舉坐矜肅歎雨脩非癡人而雨脩則出一
橫幅率相逢者所曲繪其癡狀嘻嘻昔海嶽忿米顛之

目至有辯顛帖而雨脩顧惟懼癡名之不歸人既不信
辯顛之非顛也其誰信認癡之真癡哉嗟乎余嘗憑弔
徃古聞沈深負奇者多托一奔走之技以物色天下士
而天下士沈深負奇亦多佯狂垢污使人不得聞天下
大矣屠沽中豈無有材堪將相者乎子且飲我將以問
癡者

壽錢母序

代大人

錢長君居長安念母太安人甚以疏上聞詔許歸省過

會太安人七十里中惓然謀所以觴太安人者而某適
奉使過里咸語某曰子年家子也其善為太安人頌某
再拜言曰慈母撫髻孺之額而祝之貴鮮不望為廟廷
用者也迨起家事主鮮不望其霖雨天下然人主處璇
臺紫宮中一念聖膏澤數十世一念頗霜雪亦數十世
其始必各有一言入其隱以種數十世之因而外廷莫
知也朝夕經筵者或知之第使映心之語纂組以入君
上之黠纏而片言神動則濡澤于物將無窮是以賢者

恒樂居焉又或延佇朝端無可為黔首請命即德意層累而下逮官府文書止矣終不逮赤子之身志士或恨之譬之委嬰兒它人手而旁睨焉旁誨焉縱人盡如我終不如內諸懷而親哺之之為快也故良二千石之得行其志也與天子侍從臣等蓋嘗論之親乎上者功大親乎下者澤浹皆足快霖雨之願者也今太安人誨令子蓋有成績矣長公遭遇明聖顯皇帝親擢為第一人天球太衡寶之次君又方為天子守股肱郡髻年所祝

何以踰茲長君入禮闈也每日焚香祝天曰臣委蛇辭
臣之末靡可藉手以報明主是役也願為社稷羅賢人
太安人聞之色喜崔次君讞三輔獄多所平反邇守大
名聲名蔚然著焉太安人聞之又色喜兩君所以怡太
安人者何如哉方今冲聖嗣服殷憂未平大名古天雄
地正萊國所謂北門鎖鑰者京都保障寶馮焉疇沃帝
心疇固封守吾知兩君慰太安人者當有在也夫世人
全活鱗介尚能為其親延齡况兩君佩慈訓也以出方

且壽吾國壽吾民而太安人取什伯于億秭中夫庸可
量邪某不敏竊謂引眉壽于無涯者莫過于此敬隨諸
君子執爵以獻

賀某尹序

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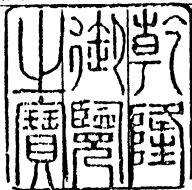
安福某侯令瑞安仁聲遐聞於朝僉謂瑞安不足以久
辱也於是下邑二三同人在帝都者相集謀曰若忘里
中父老言乎行矣善事天子苟圖利桑梓其為擇廉令
當今百辟誰有右某侯者乎舍此其焉求由是則冢宰

以更邑請矣而瑞安吏民間之馳詣中丞直指顯留者
日數千人迺合疏上請如吏民言諸同人復要冢宰固
請久之迺詔許下邑方侯之遲遲來也窮鄉之民日出
挽市人衣而問曰公來乎曰尋至矣民則大喜歸而傳
告里巷已見迓者弗時至復疑曰公來乎或曰弗復來
民則戚戚自恚曰吾儕小人窮民也敢冀乳哺乎且怨
曰諸大夫孱儒耳豈能致良吏與汝曹無何侯至民大
喜過望既下車吏例進器具財用惟腆侯愕然曰誰寔

作備廼蕩中人數十家之產以媚新令趣持去更以其
直進我將購田埋骼焉自潤名一錢以上者有如日令
下民皆引壺觴相慶而好持令短長者咋舌寒立尋出
教與門下諸胥史約門外主寬門內主嚴居無幾悉汰
諸胥史冗食者又居無幾悉發其宿辜被譴者帖若乳
羶之就束也而小民則快若燖雞之出湯火喜如不勝
自茲百政具舉令朝發而謳吟夕作咸謂戾之于民也
洵所謂殫心者而戾則時進逢掖士商藝諄諄然導以

甘苦之所熟嘗士心倍驩會侯以覃恩拜綸綍之錫國
人胥慶茂才十餘曹徵言于某某思宋韓公之入西府
也蘇子瞻使門前諸生作賀啓數百言輒裂去曰明公
豈此少哉要當有輔于左右者今某誠不習諛而新政
之快又巧如人意所欲出將安所托以附古人詩言之
在彼無惡在此無戮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徃下邑之迓
侯也瑞之人靳弗與相與距城闥而詢雖古雍輪鞅不
前者寧越斯乎臨下邑數月耳民已豫愁渝年奏最天

子復謂下邑不足以久辱當柰何嬰之念乳哺也蓋若
此自今以徃民一如侯之所行者而謳吟焉侯還一如
民之所謳吟而行焉嘉惠庸有既乎然則二三子入賀
其亦賦振鷺焉可也



茅簷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茅簷集卷

七六

詳校官編修_臣錢樾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_臣陳木

騰錄監生_臣陸滋

欽定四庫全書

茅簷集卷六

明 魏學洵 撰

雜著 三

趙母傳

家夫子數言趙歸父壯時居窮巷餽粥不給而達旦浩歌無足戚歸父者則又數言歸父母能守死立趙孤也嘗逮事舅舅舅病疫親為視湯藥家無可任左右使者親

為滌第蓐間舅之歿也趙母亦疫且草矣躍而起起而
仆仆而復蘇猶急索衰經加諸身也逮事姑姑病疽內
潰幾殆趙母親嗽吮之已復病痊血穢餘年腥觸不可
忍趙母日為之湔浣乃其姑又繼姑也夫巨家好為富
貴容新婦晨興拜舅姑平居或不通人聲一室之內如
客如路入下逮里閭禮法寢微焉翁爨婦績婦坐翁立
幾真意有存者然其弗也則亦翁詢婦詈嗟乎有不恥
為若翁浣第蓐者哉蓋雖女猶難之事後姑尤鮮有令

聞何者乾餼相詔言貌煦煦則各自謂有慈孝名文而不情其執不能長也齧疽濯穢其真良婦乎哉久之歸父之父歿數絕數甦孑然影相弔也兩閱月而生歸父歸父之叔乃為崇有屋數椽奪之有田數畝鬻之未快也聚族而迫之嫁弗聽則將碎其子趙母號曰天乎未亡人何靳悉捐遺產以活此兒此兒何罪于是家四壁立致蛇潛膚機札札不輟或冬夜龜手不廢泔泔統日策其子使成名因得而卒業焉然迄今已五十餘年歸

父猶困諸生間識者固已代為歸父戚矣歸父名璧父名錫嘉善遷中人也歸父母姓顧氏二十五歲而歸趙二十八歲而寡六十六歲而家夫子言之令願其廬八十五歲卒卒踰年而尹為之傳

曹鴻甫傳

吾里有躬行君子曰曹鴻甫先生諱烈字允和更字鴻甫病不復能讀書也自號青箱居士先生幼不好嬉動履有度羞與兒兒伍長乃益攻苦出入經子先秦兩漢

言其讀史則揚厲千古慨如見之至圖書律呂天文地
志之類鉤微摘隱抉前人不及究者著為論古奧竒碩
蓋浸浸成一家言矣顧弗以自詫曰觀象測數于身心
何當吾人精神當與千聖相陟降奈何喑喑為掌故言
哉遂矢志濂洛諸書亭如也矯如也無逐纖趨者已乃
肆力舉子業業既工而病作歎曰我家世業儒數窘於
遇我復終於此命也夫伯若季在余也可無恨于是悉
謝故業聖人之學乃益專其學以無欲為極立誠為本

病稍篤勿復事耳目枯坐一榻怡然自娛每語泚曰人
知生之必死不知死之未嘗死也吾支體日就銷脫矣
靈覺不減于疇昔此非前吾生而存後吾生而不亡者
哉頽常自歎曰死可也就生人之法則我未可死昔人
尚友尚而論世吾輩誦詩讀書顧交臂失當世之士冀
得負笈就正如心齋之於文成者而病弗能也資既不
敏不能如匡之傭作柳之手鈔冀得廣蓄典籍緣猶遇
精庶幾其有獲焉而貧弗能也吾其為天地之蝨民矣

夫每居恒願解輒曰此生無所樂獨幸見歸李思先生
擇交邑中戛戛乎其難之時相過從者惟吳遠菴先生
志遠朱蘆墟先生國望卞子厚先生洪載莊舍英允燦
蔣永完寶衷蔣永徹鑑衷暨家夫子而已嘗有風之誑
意為餬口計者笑曰昔人十日九食而得不餓死今我
一日再食猶欲營營何人之不知足也且我不能強吾
心而佞吾口明矣伊侍病半載猶子視我慎言語節飲
食諄諄誨之不置數見其憐憫僮婢曰夫人既舍其父

母而父母我矣虐使之忍乎因誦元亮疏云此子亦人子也其介而慈類如此卒之日父母昆弟從容握手神色不亂息漸微也以絕年二十八子尚幼手輯蒙養錄果行編遺之俾之仿繩尺云魏學洙曰於戲先生洵古人也與哉憶隨先生時余髮既燥矣亦非不知程先民者然距今六七年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余其免矣乎未能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余其免矣乎未能也然則當日之輕窳纖薄意必有甚于今而先生之

敦重嚴毅又於今日為無兩然則曩者余事之其殆以
余為非人也思之未嘗不汗下叔廷薦者亦受業先生
之門者也恒道先生善誘人述古昔稱先王輒欣然庶
幾遇之於戲此豈吾人之奮厲則然哉然家夫子每疑
先生戒容色遜辭氣動靜語默進退出處無之非考亭
者而晚顧與考亭懟專好姚江之言惟伊亦疑之乃今
而知先生之志苦也憶隨先生時先生之疾深矣越數
日輒嘔血數升自度病必死居恒語及悽然有日暮途

卷六
遠之悲彼恨不一朝頓悟快覩性命之全而茫茫窮經
云乎哉不得已而希捷徑于姚江宜也若吾曹悠悠忽
忽怯于循途思先生其亦可少愧矣

嚴公傳

公諱國望吳江嚴扇人余婦王父也嚴傳自勝國代有
聞人公生而家業饒稱富人然仰馬取俯馬拾若唯恐
業旦夕耗者故雖不可謂無尺土一椽之藉而其功與
算路藍縷跋涉開家者不殊居亡何遂成素封於是戚

黨空乏者周之所相識待人舉火者給之值歲饑饉者
載道富家類不能出升斗貸也甚且乘其迫以為利者
有之而公則慨然出其粟以賑塘且陂國人苦之誰不
秦越人視者而公則起而考工不愛傾其橐中資人皆
稱之曰嗟乎天子如尊卜式以風四方二千石豈足道
哉以故吏吳者咸矜式焉晚而杖於庠然公故甚憎事
字間里若嬰兒唯懼有一人焉譁於側者即里中或譁
焉公必曲為之居間唯懼其有不釋然者故髮之白者

且黃矣未嘗一識郡縣吏足跡所至亦不能半十里然而致有獨鍾名畫够集雲巒煙島絕壁斷岸變態朝夕几案間笑語人曰吾蓋日與茹芝之徒杖履逍遙於其際也課長子以周易課兩孫以尚書晚乃為仲子計農桑籌芻牧徧藝果木鬱然畏佳其病也客為之寫生公謝曰余嘗聞之吳文定公矣畫像之作記禮者所不載賢人所不道不若紀述生平以詒後昆可以行久長與其寫生者神之不存行見不可傳者與槁骸俱也因自

為行狀以卒論曰海內賢士以什百數然必澤及人者
為真浮閭之叟樂為人緩急田夫里婦相語於寒窻風
雨之夜往往為流涕而姓名弗傳不亦悲夫搢紳貴人
閭巷或切齒乃走聲名于四方者又何比比也此豈真
有深澤哉於戲若嚴公者庶幾不與槁路俱也乎

沈少蘭傳

南張吾宗之所聚族而處也南鄰北舍煙火相親士未
婦杼戶無異業吾夢寐恒樂居焉因念篤行如沈少蘭

者洵古人也慨然有懷疏其佚事

少蘭名應奎余兒時猶及見之身偉而頎其聲雄數賈于四方里中呼為大客云慷慨好義有古烈士風及居家則恂如煦如嬰兒如視二人俯仰為顰笑者五十年父垂老教授里中少蘭閱父劬即日逆以歸家中藝蓂草蓋厚利也父日往來陌上視之少蘭曰柰何令老人僕僕赤日中乎即日薙蓂草

嫁諸女弟几奩具及往反禮際無弗備物焉且有儀曰

此吾親所素愛也里中父老時至則取雞黍斗酒相饌必極生平歡曰此吾親所樂與杖履往來也

偶一歲中父老多物故者少蘭戚然謀諸婦曰是廬也吾志庾為之而力弗逮也雖然親老矣他日忍以不安其親者安其身哉遂庾之雖力詘舉贏勿顧焉

里中嫗多事佛茹素母老將從之少蘭憂甚夜就寢矣且二鼓矣趨跪卧前曰兒貧邪兒泄泄邪兒奉養未至邪兒婦服勤不如意邪涕泣引咎者萬端

李弟賈于杭蕩兄資少蘭終弗言唯恐以昆弟之故憂
二人

少蘭初無子子猶子元錫深厚元錫已元錫將婚少蘭
有子矣家又替適以事滯蕪湖寄家人紙云元錫婚事
莫苟且苟且是我以子薄猶子也我寧後日薄于我子
之婚後子之婚也視元錫果薄然少蘭已弗及見矣
伯父嘗以役之官當督少蘭俯而代

伯母無居為之小築一椽必躬焉已又無以葬為

埋葬事啓土覆土無不親閱焉者

嘗買陸氏屋主人及居間者欲立券少蘭堅弗從叩其
故曰彼中丞實齋公後也中丞吾鄉賢者市其屋已忍
矣更忍令子孫執券而咨謂某氏子契乎

客有鬻他人田者已而敗請立屋券以償少蘭愀然曰
彼固衣冠遊人間者今事露顏色不勝沮喪矣又何庸
券為里人聞之各悽然入情謂少蘭長者

嘗賈于杭值杭饑擔麥千錢而竒羣商利其迫而閉之

糴少蘭則減價盡糴之

居里中人或以急請輒貸之錢或不能盡償弗較復請則復予人以事叩門雖夜半風雪塗潦險阻無一辭卒之日遠近若失左右手

曹伯化傳

曹伯化者予鄰翁也予舊識其子宗鄭近比屋而居住來益親宗鄭嘗言王父心玉公有古人風居嘉興白亭村精岐黃言任俠樂施予蕩其貲者再比老叟子家日

落徒四壁立故人沈憲副陸川先生及弟介川先生聞之喟然曰誰令曹豪俠一生而老無歸者不幾詒握齏笑邪此乃吾兩人過共延至嘉善居焉相與給之者甚備陸川兄弟卜墓地併為心玉買地墓傍曰百年後死者有知我二三老人當時相過從也心玉公晚而娶于吳年六十伯化始生伯化幼有至性且甚穎教之誦聲朗朗徹戶人咸厚期之然心玉公老矣家又窶安能執脯脰從博士弟子遊乎亡何教之岐黃髮未燥輒能療

奇疾見者皆曰真華陀家兒也顧弗肯竟學獨好為大書書日益工因得以餽遺饒父母間客他所人為陳新果非父母所嘗食弗敢食也久之娶婦郁孝聲益聞當是時心玉公已八十吳亦六十二矣四顧蕭索度無可為怡老具而郁事之甚驩心玉公年八十三臥病郁親嘗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比葬毀瘠幾不勝喪既而善事吳十年如一日吳老婦舍哺哺之如哺嬰兒吳年八十終伯化歎曰微是婦我何以事我二人絲是深祇敬焉

終其身未嘗不雖雖也郁沒遂不復娶撫諸孤極慈伯
化雖食貧乎不自輒于人其與人也莊閭里多安之嘗
道遇癱瘓者困頓大雪中留治之不數日其人起而杖
再數日棄杖走矣其人願傭沒齒弗聽資而遣之髫年
所習間一再試以起人于阨往往奇驗然亦不數試也
與予鄰二年卒婦郁舊厝祖塋鄉者沈氏所予地也宗
鄭更市地合葬焉葬畢宗鄭過予偶語及墓銘所自昉
予因曰昔子瞻不肯作墓銘退之則為之劉又嘗持韓

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如與劉君為壽韓蘇
小異如此雖然文自因人傳耳人何嘗因文傳苟非其
人縱隆而金如丘陵亾益也宗鄭曰子于韓蘇則奚居
曰韓過濫矣蘇亦過峻孝子之愛其親何窮之有聞他
人懿行懿行視之苟其出于親也者不翅軼曾閔而過
隨光也此非苟為私而已不爾不足以為孝士能弄數
寸之翰而人子閔然以死者要之稍有足述即與述焉
爾惡用子子為宗鄭泣然再拜曰苟如此不孝孤之幸

也不復望銘墓敢丐數語藏于家予避謝曰敬諾遂為之銓次其語

雪鷗閣記

雪鷗閣者何荻秋菴雪鷗閣也荻秋菴者何子吳子別業也蘆花之蔽小樓出焉馮樓而觀之蹲而伏戢翼而卧泛泛焉若隨游波而上下者為雪鷗閣閣負陸爾前堤爾短扉側啓偃枝登降爾乃波濤涇涇焉步履之下徐陟之戕然閣也風蕩之則扁然舟也遙望亂葦中炊

煙斜起小艇倒出者漁棹往也旅而歌椎髻而方筐者
田豎返也颼颼者風起于青蘋之末也齒齒者石也往
來瀟灑者湍相擊也水與天接介焉者徑尺爾矣露之
晨星之夕遽而望之忽若大江之中橫亘豫章者馬霍
焉開也廓焉解也栩栩乎其得之也長天萬里鷺溪絹
也短籬茅屋頽枝殘雪踈踈而密密者龍眠畫也西風
搖落草木萎黃有懷伊人川上徘徊則瀟湘而洞庭也
子吳子嘗與玉峯歸子錫山高子詠歌于其間謂可以

寄趣也荻秋名馬閣之為雪鷗何蹲而伏戢翼而卧泛
泛馬若隨游波而上下者馮樓徐觀則類有然者馬故
名爾也門人魏學泚讀書于此而樂之曰藏馬脩馬息
馬遊馬趣其寄馬已

息關文

僕才非繡虎性比寒蟬一意硜硜百事情憤困守鄴侯
之架頗類專愚數窺董傳之園實有嬾癖慨一覆之弗
進懼三立之無成撫躬自知逢人堪拜夙懷千里負牆

之願愧缺九年面壁之功巾馭有叔度之汪洋游思盡
戢廷玉有伏波之矍鑠懦骨立堅對此兩人慚無一得
徒抱五窮之技曾無十駕之勤遠馭難期坐馳不止鴻
鵠將至關我弓而射之鸞鳩何知控于地而已矣猶未
免為鄉人也是焉得為丈夫乎今年以來失學尤甚三
月三脩蘭亭之袂偶駕南轅五月五賦蒲觴之詩尚稽
北棹春夏條易德業俱蕪不着祖生之鞭幾失江郎之
筆彈馮驩之劍缺羞澀難堪碎阿黑之唾壺感慨交集

笑頭角自露今何成乎覩髀肉復生重自悲耳羌申申
以自詈忽感感其靡寧弓梗手生坐虛損臂筆枯心折
殊負燕頤若欲憤發為雄庶幾翻然更始用是布颿無
恙束笈自攜勿憚百千之劬將集二三之侶發交銳志
舊業一夕九迴李若熱衷世資一日千里自謂糾合有
日行將摩厲以須不虞客子之徒來適值主人之多事
長松共祝喬木初遷賓戚廩至者決旬杯盤狼藉者并
日余自案塵成積乍與書幌相親如負重擔而弛于塗

息肩方知勞頓如行日中而入于室舉眼無一分明嗟
神氣之未蘇覺孱軀之甚憊若非還我幃帳之適何異
加以桎梏之刑兼之蕉葉酒腸難與荷筒痛飲河朔十
日豪舉竊嘗慕焉沛國五斗解醒實不能也于是息心
絕客決意掩關放腳長眠先學希夷之睡低眉枯坐徐
結幼安之跌蕉蔭成林時剪葉尖書字薔薇作架每從
枝罅傳餐夫執輿者為誰任其來往得其門者或寡聊
且優游構子虛篇汗青欲遍何須邀伴同觀讀留侯傳

浮白自豪安用攜朋共飲畱心妙諦莊誦六如流覽昔
言愛觀五蠹擁書萬卷南面何以過茲拈花一枝西竺
似乎不是子曰吾弗能已矣詩云終不可諠兮倘遇同
調之儔言念索居之苦集屨戶外駐馬江干喜不可言
私則有請聽高賢之快辯誠勝十年讀書柰不敏之凡
才未堪三日刮目稍俟檢編有獲便當躡屩相求今仍
積弛之餘未免退速是懼謹閉峭函之谷一凡泥為封
若犯鹿門之關三寸管如律

古錢說

人洵不可以有嗜也嗜則愚仲弟初讀史予為撰紀元考因戲為輯古錢非直以稽改元也圜法不脩錢制紛錯可藉以觀世焉不二日賀唐宋錢者接踵多不辨文幕朝鮮亦有至者而開元太平居多開元非玄宗錢也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武德中行開元通寶輕重折衷遠近咸便故其流于世也獨繁太平不知所起吳主亮梁敬帝皆改元太平疑俱無錢宋太宗號太

平興國意者其宋錢與最後得小錢一其文曰貨泉大
錢二其文曰大泉五十皆新莽物製度始末具載班固
食貨志及范曄世祖論中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
夫既不以莽故賤錯刀我于此泉又奚憎哉舊錢累百
一旦以數者為之長自後繼至大氏皆重出予意亦怠
甚矣而來者不止或晨戶未啓髻孺已持錢候門外予
于是聞而笑曰弟汝亦知買齊桓公歃血盆者乎程氏
嗜古玩甬比盆千金衆皆以桓公不歃血譁之程恚曰

僅言不歎血耳誰語汝無盆予解之曰贖與否吾惡乎
辨諸昔唐裴相國得古盎有九字帶其腰莫能識兗州
魯生曰此大篆也九字乃齊桓公會于葵丘歲鑄以篆
驗則字勢存焉公寶之猶鍾珉郃鼎劉舍人蛇笑之曰
桓公九合諸侯葵丘之會是第八盟是歲安得以諡稱
公大悟使今日之言贖者而盡如劉舍人言贖可也不
然且聽主人之寶之也漢武帝有故銅器問李少君少
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嘗陳于栢寢案其刻果齊桓公

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為數百歲人使主人之言真而果
如李少君言真可也不然自今以往且願愛子之千金
衆皆笑曰舍人易少君難聞者莫不絕倒今予一時游
戲耳而居然以愚癖聞于人與彼買盆者曷異哉好而
不已周景王大錢行有至者何況西京三官錢弟其識
之人洵不可以有嗜也

瘞鷄銘

白鷄來自吳江畜余家朱冠素裳其行昂昂聲嘹唳可

里許最善鬪數攻其羣聲息所至鄰雛率望風徙去
而其雌之來與雄俱一飲一啄必偕焉亦時時藉雄之
執以侮鄰雛稱霸者數矣客曰余嘗遊燕趙青徐之間
擣菹六博蹴鞠縱飲稱豪俠者相踵也竊觀其鬪雛焉
茲雄蓋英彭之次云居亾何田家子詒余雛一黑鬣而
絳身內之羣會日且暮失白雞處則血淋漓被毛羽雜
他雞無辨與黑鬣者鬪方罷也蓋初角時各無聲似銜
枚然又似恐人中解之故各不相舍以至困而白雞之

左目遂喪明值老嫗至乃分置他所而雌適以其雛來見之驚而卻徐而前遂狂叫不止雄稍稍就之若相慰焉者雌則轉而奔雞羣熟睨之見黑鬣者兩翮血縷縷遂奮翅搏之逐北數百步觀者壯焉然雄亦從此憊矣雌遂不復食相徙倚一夕歿而雄之歿顧反後其雛凡十三悲鳴毋傍主人憐而瘞之園自是之後則黑鬣者稱霸里中英銘曰

生乎雄歿乎恫取而瘞之同其宮楚子之葬馬與夫子

之埋狗也嗟寧從其隆

春夜與仲弟論文數條

鳳凰之鳴高岡也大音金小音鼓而凡鳥方以駛舌為
奇不亦劣乎今文集實類此矣士戍以來時傑各造似
子非子之句以為古奧即枵腹者亦競為之嗟乎精思
渺識實闕千古之未有直振筆出之而勢已錯愕矣何
藉駛舌為若徒駛舌而已雖里耳盡驚豈堪見明眼之
士哉冒懷磊磊落落或平或異要當與天下共見之自

知為衆侮而侂其古以欺人光明者之所羞也勿為也
唐人由初而盛而中晚蛇神司令矣誰能挽江河而之
山曰殆不然宋慶厯間文士尚纖譎而軋茁之調興此
亦鬼賀之儔也歐陽子立二蘇之幟以令天下而羣譁
者咸惴伏無異辭夫士顧願力何如耳文中子曰亂世
之徵文章匿采振衰者方將逆挽天潢豈得遂下流之
便耶

然則株守先民與曰嘻庸然哉驕騎驍將耳對

茂陵曰不至學古兵法察其夷然不屑之意目中無孫
吳父矣況肯為程不識乎近世號法家者大都守黨塾
之所共曉而間出律外之律例外之例以尊己而繩人
善用之不免為街亭初著小錯通局不敢下一子悞用
之則房相之陳濤斜已矣試想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
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豈不卓為天下雄也哉法
家論法法應如是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蓋才情之傑出也才與情一乎曰

是不同能撫弄柔翰者盡才也妙極哀樂之致者幾人哉古人中唯三閭大夫與司馬子長情最深讀其文如刺船蓬萊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悄然將移我情蓋皆得情之哀者也詩三百篇其可歌可舞可悲可涕者情不啻十變而苟非有慧心焉曲盡之安用不情之藻績乎故曰情生文文生情才與情合斯之謂文人

智勇項相望也獨困于理場如之何曰貌貅萬隊仰南關而不攻可謂雄傑乎析理者當鼓其才情之銳以蹂

躡于其中其酣也如岳鵬舉從百萬軍中奪其纛而舞
不然者亦當如李臨淮納刀于鞞旗三颺及地萬衆致
灰庶幾哉戰苦陣雲寒舍其難而優游于花草之間曰
吾能為空靈也直嬰慧而已矣

細若氣微若聲斯稱溫養焉不能似木雞柰何曰黃鍾
大呂定無細響舉武若山者吐音必若雷如必以優柔
為極詰則詩家第一清弱者先據之矣何從數李杜哉
八風十二律用之各有攸宜而材力之所賦學力之所

就要當無拂乎其人之天不度其器而槩以羽聲律之不致靡者幾希故世有謂簫聲類鳳鳴者余辨其為失伶倫之傳夫威鳳振九苞之采萬鳥悉臣伏焉而聽其音乃卑若治婦之妖柔吾不信也況所謂望之似木雞者謂未關之時也以言乎文則未操觚之時也若爪距之鋒交而仍若木雞之不動則健者攫殺之矣溫養安在哉

尚奇者宗時傑尚正者宗先民今兩無當焉惡乎文曰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然亦從乎所好焉耳達則為
歐蘇窮則為李杜豈能舍此而他慕耶噫吾于詩業未
之盡也商詩業而遂及此

茅簷集卷六